

# 龙南客家围屋

程耀恺

早就听说赣南是客家族群和客家文化的摇篮，居民中95%以上是客家人。不知从哪个朝代起，黄河两岸的先民背井离乡，选择赣南作为聚居点与中转站，因而，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学者，都把赣南称为客家人的发祥地。赣南共有18个县，我只去过龙南。

客家人要在异地生存，首当其冲的，是居者有其屋，正所谓“人因宅而立，宅因人得存”。在赣南，大约有千座明清时代的客家围屋保存了下来，它们被称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葩。地处赣南之南的龙南，保存完好的客家围屋，据说有376座，由于来去匆匆，我只能取一瓢饮，先后瞻仰了最具代表性的燕翼围与关西新围——说实话，我不敢用“参观”一词，那样未免轻薄，我必须秉持朝圣的情怀，来面对伟大的历史遗存。

杨村的燕翼围，是赖氏家族聚居的场所。围高14.3米，相当于现代四层楼的建筑高度，实际上，它就是一组四层围合式建筑物。围长41.5米，宽31.8米。除外墙的底部用石块垒砌外，其余的是传统的砖木结构，没有雕梁画栋，更谈不上夸奢斗侈，连木材都一律选用当地盛产的杉木，着眼于经久耐用。周边还有几幢规模小得多的围屋，形成拱卫。据介绍，燕翼围于顺治七年（1650）备料动工，祖孙三代萃路蓝缕，历时27年方才完工。建成后的燕翼围，对外是碉堡，对内是民居，虽说防御性统驭实用性，然而通风、采光、排水、防火等方面，也都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安排。围屋的正门上方，刻有“燕翼围”三字，“燕翼”二字源于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：“治厥孙谋，以燕翼子。”（大意是：欲传其子孙之谋，而燕安辅翼其子耳。）选用“燕翼”二字时，又对其中的笔划巧作变异，庶使其文化内涵更为丰富。

关西新围就像一部传奇，所有令人叫绝的故事，都跟一个叫徐老四的人联系在一起，而这位徐老四正是这座庄园的主人。徐老四经营木材生意，他通过水路，将南方的优质杉木，运往长江以北。我的故乡六安，位于北纬31.5度，这个纬度，是杉树生长的边际线，它可以成活，但二十年也只能长到一人多高，偏偏建筑与寿材这两项又离不开杉木。江西的杉木通过江河放排筏漂过来，因而六安人便称江西的杉木为“河木”，说不定故乡现存的某些古建筑的梁柱，就是徐老四的商品也未可知。生意越做越大，徐老四有了积蓄，于清嘉庆三年（1798）破土动工，修筑属于自己的围屋，他用了29年，至道光七年，占地7700平方米的关西新围横空出世。新围整体呈长方形，四座炮楼虎踞四角，围墙高10米，厚达1米。围内祠堂一，厅堂十八，屋舍百间，前后三进，五组排列，井然有序。

燕翼围与关西新围的建筑年代相差148年，它们共同的建筑哲学是：防御、生存、发展。然而两者的建筑语言又各有特色。徐老四通过正门外一对精雕细刻的石狮，巧妙地表达了他对权力和女色的心倾神驰；而赖氏族族长则通过闭合式大杂院的精细设计，流露出“善为子孙计”的深谋远虑。

我在这两处围屋的里外，一面欣赏它们的独特建筑风格，一面推敲它们生动的建筑符号，我知道，这些风格与符号，都是无声的建筑语言，后人如果听懂它，并把它记录下来，必是一部厚重的书。这部书，彰显的是客家人的生命之美。

古往而今，人们无不期盼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，于是便有了南北各异的民居出现。围屋记载了客家人的悲欢离合，客家人的生存焦虑，客家人的欲望与理想。它是历史的见证，它不仅让我们倾听到沉重的历史步伐，也让我们感知客家人充盈的生命气息。



翼护  
石晓红 摄

# 那碗酒

程建华

刚毕业那年冬天，寒风刺骨，冰冻三尺，天冷得出不了门。

老查也冻得死去活来。我和老查皆来自安徽农村，又机缘巧合成了同事，三言两语间，倍觉情投意合，旋即成了死党。只是公司宿舍的被子太过单薄，像层纸，每晚睡到夜半，突然就冻醒了，只好各自睁着眼睛，黑暗里蜷成一团，哆哆嗦嗦盼望天明。

囊中羞涩的窘迫，让我和老查摸遍了港下镇的每个吞儿角落，以期搜寻到最经济实惠的餐馆。约莫一周后，老查满面通红地向我宣布，经他地毯式摸排走访，最省钱的用餐之地已然锁定。

当天收工后，我和老查裹紧棉袄，兴冲冲直奔那传说中的餐馆。进屋才晓得，说是餐馆，其实是家停产工厂曾经的食堂。一个大通间，靠墙一排灶台，灶火熊熊，外面胡乱摆了几张桌椅，油腻腻的。

两人坐定后，身上依然冰凉，正往手心呵着暖气呢，却见矮胖的老板系条干净的白围裙，颠颠儿跑来，操口吴地方言道：“恰歪（吃饭）啊？冷天冷世（大冷天的），格格弄点黄酒吃吃（喝）可好啦？”黄酒？昔日和一众室友纵酒论英雄，拼的皆是白酒啤酒，甚至红酒，黄酒还真没喝过。老查颇为紧张地盯着我：“要不尝尝？”“尝尝。”我正好奇。

老板猫腰进了里间，抱出个椭圆的小坛子，那坛口用黄泥封了，分外严实。老板抡把小木槌，边沿上一顿轻敲，封泥纷洒，继而鼓嘴一吹，碎灰散尽，又一鼓作气，三两下撕去包裹坛口的棕叶，于是那色如琥珀的黄酒，顷刻便呈现在我俩眼前了。老查目不转睛瞅着，吧嗒着嘴催道：“倒酒吧！”老板呵呵大笑：“莫急。”说着，自柜上取把锃亮的铝壶，弯腰抱起酒坛，咕噜咕噜灌满了，又往壶里扔把姜片，顺手将壶放在灶火上，这才回身，笑咪咪说道：“冬天吃黄酒，得先温一温才好。”

我正惊疑，一股清香，已自灶间悄悄弥漫开来，那香气轻浅，幽雅，沁人心脾。老查咕咚一声咽了口水说：“好香！”老板拎起铝壶，捧来两只大碗，搁在我和老查面前，哗啦啦满了，说：“一壶两斤，慢慢吃吧！”我俩端起碗来，迫不及待抿了一口，顿时，一股酸叽叽、甜丝丝的味道，立刻荡漾在唇齿间了，又喝了一大口，香气更浓，老查愈发高兴了，一边说笑，一边端碗，不停劝我喝酒。

那天晚上，我俩将一壶黄酒喝得点滴不剩，方尽兴而归。回到宿舍，刚钻进被窝，一股汹涌的热浪便层层包裹了浑身，不觉就睡着了，眨眼天也亮了。此后，每天下班去食堂喝碗黄酒，便成了我和老查雷打不动的必修课。

青春无痕，年华逝水。不久，公司迎来了位新同事赵哥，赵哥是陕北人，膘肥体壮，性格爽朗，不久我们就混在了一起。

实习期才结束，公司安排我出差东北，临行头晚，赵哥和老查在食堂为我饯行，老板照例给赵哥推荐本土的黄酒，赵哥斜着眼瞅了瞅那粗陋的酒坛，眉头深锁，半天不语，耐不住老板一再撺掇，才勉强啜了一小口，抬头时，已然眉开眼笑了，继而端碗对我说道：“兄弟远赴关外，这碗酒，哥祝你旗开得胜。”说完一饮而尽，我尚未说话呢，赵哥咂咂嘴巴，扭头高喊老板：“再来一碗。”

老板抱了个坛子和几只碗过来，劝道：“黄酒驱寒，吃一碗就不冷了，可莫多吃呀！”老查也劝：“黄酒性子温和，后劲可厉害着呢！”赵哥撇撇嘴：“俺们陕北，胡汉交融，粗犷豪放，喝的都是烈性白酒，这玩意儿也能叫酒？”说着，抱起酒坛，咕咚咕咚，将那五六只大海碗，皆倒得满盈盈的。老板送了几样炒菜过来，见这场面，连声劝道：“兄弟，这么吃酒，会醉的。”赵哥端起碗来，也不吃菜，又一饮而尽，哈哈大笑对老板说：“就这，俺一口一碗，喝到天亮，也不显本事。”老板无奈，摇头走了。

赵哥昂首挺胸，又一阵呵呵大笑，武松似的，一碗一碗，“咣咣咣”只顾畅饮，我和老查皆看得呆了。喝到第五碗时，赵哥忽说：“真是怪事，怎么有点头晕呐？”我劝赵哥吃菜，他大笑道：“两位兄弟，别，别说，这酒还真有点儿意思，甯宁！”说完，撑着桌子，站起身说：“俺去方便一下。”谁知才迈两步，人已东倒西歪了。我和老查赶紧冲上前去，左右扶住，赵哥龇嘴獠牙，大喝一声，甩开我俩，逞强道：“俺没事儿。”

赵哥摸索着回到桌边，眼就朦胧了，头也耷拉了，我和老查见事不谐，准备将他扶回宿舍，可他犍牛般的身子，竟似钉在了凳上，哪搬得动分毫？赵哥嘴里仍含糊不清地嘟囔道：“嘿嘿，这酒，可真有意思……”一边笑，一边又端起第六碗酒来。

陕北的壮汉，酒劲上来了，势如野马，谁拦得住？赵哥歪歪斜斜站起身，努力晃了晃壮硕的脑袋，才喝半碗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早一头栽倒在地，人事不省了。那只海碗，也摔得粉碎，剩下的半碗黄酒，忽喇喇洒泼在地，绽成了一丛杂乱的黄菊。我和老查使尽全身力气，也休想背起烂醉如泥的赵哥，万般无奈，只好将他和衣拖到了食堂老板的床上。

次日清晨，雾霭朦胧，我在赵哥声震屋瓦的鼾声里挤上了北去的列车……

世事变迁，白云苍狗，多年后，老查和赵哥各自湮灭在了茫茫人海，我也离开公司远去了东北打天下。创业以来，我参加过多场宴会，品尝过各色美酒，酒酣之际，港下镇的往事，便如儿时看过的露天电影，一一泛上心头，这才晓得，其实内心深处，仍在惦记着曾温暖了我一个寒冬的那碗黄酒哩！